

我的圣女

谭元亨 著



我的圣女

谭元亨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50

内 容 提 要

蓉蓉是时代的畸型儿。她是圣女却不能圣洁。一忽儿被人捧上天安门，一忽儿被人按在怀抱里，神昏志迷，飘浮无定，从身心到灵魂都被人奸污和扭曲，沦为货真价实的政治娼妓。这是一个极有认识价值的艺术典型。她及她的同伴们的命运是一代人悲剧的缩影。

本书是知名作家谭元亨的长篇小说《我的神女》的姊妹篇。《我的神女》一版再版，早已引起社会关注。在本书中，作家思想、艺术上更臻成熟，成就也更高。在众多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中，这是一部独具慧眼、极富特色的上乘之作。有识之士，不可不读。

我 的 圣 女

谭元亨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17.75印张 2插页 369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1—13 650册

ISBN 7—5059—0628—3/I·409 定价：4.80元

开 卷

朋友：

提起笔要给你写上这么一封信，我竟又感到茫然了。

说什么呢？

还是从你笔下那莽莽苍苍的湘东山区说起吧。如今，我几乎没有一个梦能脱离得了那个神秘而又遥远的地方。是的，我整整一个青春的岁月，都是与它那迷惘、沉重的山岚所联系在一起，都是与山路上那渗着殷红的血水般的树脂分不开的，都是和山上那悠长的，时而恐怖、时而欢快的呼啸声扭结成一团。你也许见识过那如黑墙般有形有体、无法逾越的大雾，见识过那些狰狞可怖的嶙峋乱石，甚至了解过湘东人“谮天”的积习——那是一大早起来，双脚跪在砧板前面，高高扬起菜刀，一下接一下地砍在砧板上，而后便同时诅咒起老天来，咒天时不利，咒人间不和……咒天，有没有作用，则不得而知，多多少少是出一口怨气，那年月不咒天又咒什么呢？至于咒人，被咒者无论是谁，都必定会丧魂落魄一般，不知有多少日子恍恍惚惚而不得解脱。也许，湘东人独特的叛逆性格便由此而缘起。否则，炎帝神农氏何以在大败后能在这里存身，这些天生的失败的英雄永远有吐不尽的怨气；同样，当年工农红军何以能以此为据，抗击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野的绿林好汉们从来与正统格格不入！

啊，我的神秘的罗霄山脉！

我很高兴看到你写的关于湘东山区众儿女命运的三部长篇《我的神女》、《我的姊妹》、《我的星辰》^{注1}。它们让我

又重新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回到了那刻骨铭心的岁月。我知道，你是在写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年的一代人的命运。但是，我始终觉得，你不需写尽一切。诚然，她们是女子，是天生的弱者，她们叛逆的天性，只能曲曲折折地反映出来，而南方的阴柔之气又未免太重了一点。“神女”遁世的传奇般的经历，“姊妹”们在尘世间的几度挣扎，命运的“星辰”几度隐现，你都赋予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与沉重的反思。谁说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呢？

但是，代表那个年代的典型，你只浅尝辄止。虽然在这三部作品中，这类人物都被提及甚至出现过——这便是其中写到的蓉蓉，可你却不曾浓笔重彩去写她，去写这么一个完全是那个年代刻意培养出来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去写那么一部完美无缺的悲剧——那些岁月里，人们不都竭尽全力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自以为完美的最高境界之中，却在一个极为冷漠的世界里茫然地走向了最后的毁灭么？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最后来个完美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在日臻完美，文化也日臻完美，那么，现实中的人不也在日臻完美么？

于是，便有了蓉蓉！

你为什么不用写这个完人呢？

毫无疑问地，在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上，她是再完美不过了的。当一代人按照这完美的模式塑造时，将面临的是什么——这，难道不该写一写么？

别忘了蓉蓉的绝笔：

注：《我的神女》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我的姊妹》出版时更名为《带刺的白榴子花》，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我的星辰》已竣稿。

“完美，等于毁灭，
寄托，便是断送，
但愿我所经历的一切，
只是一个荒诞的梦
……”

如果仅仅是一个梦，那当然好。然而，这决不是梦。当人们完美到如此状态，漫长的中世纪便不会被动摇了。中世纪恰巧被哲学家们称之为“信仰的时代”。

我劝你写她，绝对不是出于怜悯，更不是想让怜悯来培养人的道德责任。道德批判，往往是拉倒车的代名词，何况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省略出很多远远超出于道德的问题，关于历史，关于哲学，关于人——大写的人……

当日，是知青上山下乡。

而今，是农民进城……当年，“农民进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因为那意味着武斗，意味着血腥味，被几个工分所收买或胁迫的农民一度被描绘为亡命之徒……记得，我们曾私下里议论，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锐减，而我们，几千万知青却在高喊“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口号涌向了贫穷的乡村，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对历史的反动？……如今“回归”热似乎很时髦，又有人想作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还写出了不少作品，但当年的知青会看么？怀旧，也许是一种时代的变态心理，但有的人怀旧是不想否定自己的过去……那么，假如蓉蓉还活着，她会怎么看待这些新的完人呢？

然而蓉蓉是不会复活了的。她的生命只属于过去的岁月；而作为她这么一个人，恐怕是属于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几时结束则不得而知；而她作为一个“人”，则会生存

到另一个没有了宗法关系的、全新的社会到来之前。她是镜子，是倒影，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良知。

这决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也许是有些语无伦次了……炎帝，不也已被塑造为完人了吗？他发明了五谷，使百姓懂得耕耘，他亲尝百草，又被封为药神，而且一日中毒七十次，最后因尝了断肠草而为民捐躯——这都是湘东山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传说。然而，就在湘东，除开炎帝陵外，还有个“南京葬”，相传是炎帝生母投崖自尽之地。为何自尽？因为她未成亲便生下了炎帝，这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道德的，所以她只能去死。不过，这却留下了千古遗憾，被视若神明的炎帝竟然是个私生子——中国人崇拜了几千年的偶像竟与他们自己建树的道德规范相悖逆了！

人，为什么就非得那么完美呢？

蓉蓉完美了，所以她也只能去死，否则，没有别的退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结论。

而今，我日日夜夜踟躅在湘东的羊肠小道上，这小道，时显时隐，时断时续，忽有忽无，通向云雾的深处，通向不可知的高峰，我就这么追随着它，任云雾从我身边飘过……也任湘东人“谩天”的咒语不绝于耳。

没人知道这“谩天”的由来。

我也不想去探究……

……

当年一同游乞于湘东的知青

朋友：

你好！

信悉，我思绪万千。

我不是不愿意写蓉蓉，不是，我只是怕。因为一提起笔，我的心似乎又得重新堕入一次地狱。人，是只可以下一次地狱的。我受不了这种灵魂上的重创。

但我毕竟写了，为了你，也为了当年在那儿的上百万知青朋友，死了的与活着的，自然，也为了今天与昨天的希望。

那不是梦，虽然大家愿意它是梦。

是的，蓉蓉，是我们共同的良知，而所谓的人类良知，那便是天父，是上帝了。这样，她该是按上帝最完美的模式塑造出来的。而被塑造得最成功的，那便是……圣女。没错，她就是那个年代里完美绝伦的圣女——当我作出这个结论时，我的心尖竟一阵疼痛，一阵要碎裂的疼痛。我想到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副题：一个纯洁的女人的一生。这也许与“圣女”暗合。只是苔丝是为“德伯”这一贵族之姓所误，可我们的蓉蓉又是为什么所误呢？

这不仅仅是她一个女子的一生，而是整整一部历史，一个时代，一个带有创口的历史时代。

让我们蘸着这创口上的血，写下她，也写下那个时代的“梦”吧！

作者

730050

目 录

开卷	1
----------	---

卷一 浮

第一章 山野的梦	1
第二章 龙溪水，静静地流	17
第三章 并非寓言：野兔当了山大王	35
第四章 是祸躲不脱	52
第五章 蹩脚的偷鹅贼	71
第六章 美梦比恶梦更可怕	89
第七章 战战兢兢的幸运儿	105
第八章 飞上了天安门城楼	122
第九章 得到的与失去的	137
第十章 祈求安宁	153

卷二 飘

第一章 不想担虚名	171
第二章 青风失收	187
第三章 身带一千八百块的可怜虫	204
第四章 菩萨再世	222
第五章 匿名的汇总表	238
第六章 为了完美	255
第七章 虚荣不等于尊严	270

第八章	秘密的婚礼	285
第九章	安分守己的书记	301
第十章	“最高尚的道德”	317
第十一章	知音与仇敌	333
第十二章	处处陷阱	349
第十三章	地狱之门	364
第十四章	飞腾与沉沦	380
第十五章	良心的平衡术	397
第十六章	柔弱的生与悲壮的死	411

卷三 殒

第一章	一角蓝天	429
第二章	穷途末路	444
第三章	好聚好散	461
第四章	没有避难所	477
第五章	老谋深算	493
第六章	无限江山	509
第七章	归回大地	525

尾声 阳光抚遍了她的身后546

后记553

第一章 山野的梦

〔山野的梦，是青春的梦，五彩缤纷，扑朔迷离。

梦里点缀的野花，是大地的星星，因为在梦里，天与地是不能分开的。木芙蓉叫雨水洗过，似少女苍白的脸上残留有晕红；栀子花本身就是素淡的，颇有点洁身自好的矜矜；指甲花若隐若现，有猩红、也有靛蓝，小巧而又富于韵味；野菊花更似满天星，在恍恍惚惚的秋风里闪烁，以显示她无所不在；满山的油茶，把含羞的小花掩在绿叶丛中，又似绿浪里飞溅出星点白沫。梦的背景，不是姹紫色的夜幕，却是一层有层次、有间架的墨绿，协调、和谐而又深沉。松、柏、杉、樟，各有千秋，而毛竹与楠竹，还有墨竹，竟有如水墨画般洗出深浅。樟树的叶子比枫叶更早变成红色，一片一片，或在枝头，或飘落上山路，好让你踏着这红色的小径，弯弯曲曲地走出梦境。

知识青年，也正当青春年少，在这梦一般的山野里，更应有他们自己的梦。

梁焯是个梦想家，下乡两年，他的梦不曾断过，尽管梦的色彩是愈来愈灰黯，也愈来愈荒诞。

如今，七〇年了，不知道他又要作怎样的梦。

他，一个小巧玲珑、半带女性风姿的身子，却嵌镶有一双白眼白发蓝、瞳孔里带有水气的大眼睛，就那么几眨几眨，主意也可以说是梦，就变出来了。南方人爱说“人细鬼大”，拿他作证明，倒半点不差。山路上走着走着，他会突

然不见了；待人家找得急了，他会从树上跳下来，不偏不倚，就骑在谁的肩上，神气活现地啃着野果子。他爱异想天开，有次竟抱住索道上飞滑下来的竹捆，从半天云里直下山溪，中途脱钩了，他从几十米的高空摔下来，落到溪里，人都以为他摔个半死，他的女朋友吕缨子哭了个死去活来，可他，却直挺挺地躺在溪心的大白石上一动也不动，待缨子扑到他身上，他却慢吞吞地、爱理不理地说：“没羞，人家在享受太阳浴，你跑来干嘛？我现在可不想成家。”闹得吕缨子一个大红脸。他一点也没伤着，事后还说，这比坐波音707还有上天的实感，飞呀，飞呀，可惜太快了点，一下就到了水里，往后，得从几百米的高空下来试试。缨子只怕他疯了，日日夜夜盯他的梢，生怕他真上了最高的索道，再来次“飞车”表演。

从入夏开始，他就忙碌开了。每当上山伐竹，他常常一个人，也不通知别个，寻到那最结实、足有碗口大的楠竹，“哼哧、哼哧”地扛回到知青点上。山里随意背回一根竹子，并不犯法，何况这些早已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的知青呢？山下，桶口粗的竹子，也不过卖几毛钱一根，价低得很，拿了这几毛钱，还难得一路上扛的累，划不来。

一根，一根，又一根，知青点门前的楠竹，摆成了一排；因为未架起，就似“卡秋莎”。远远看去，这知青点的战备气氛是够味的了，时时刻刻“严阵以待”。

“梁焯，你又想做什么梦呀？”

这是知青点上另一位男知青，绰号叫“小本本”的黄冠舟在问。他憋不住了，虽然他和大家一样，明明知道梁焯不到时候是不会“解梦”揭晓的。

梁焯咧着嘴，半片生红薯失去了控制，从牙齿间满了出来：“嗬嗬，这回，想做一个秋天的梦……竹影婆娑，凤尾

森森 撩几片云，在水底的秋空上飘荡，这才有秋梦的情趣，你不想？”

他的话，就象梦一般，谁也解不透。他的一切，也都似梦一般，令人迷惑……

黄冠舟嘴巴一撇：“还秋天的梦呢？只等看那时饿肚皮，梦也做不香。”

“别急，别急，梦里的饭菜，总归是色、香、味俱全的，我许你这个愿，打赌么？”梁焯伸出了手掌。

“赌什么？”

“一只鸡。”

黄冠舟张口结舌。可不，知青点上的鸡，早几天全给“野物”叼走了，哪来的鸡？半天，他才领悟过来：“你是让我梦见一只鸡？”

梁焯哈哈大笑，飞跑了。本来，鸡是色香味俱全的嘛。

秋天这就到了，知青坪前的楠竹，全变黄了，镀上秋阳，似铜炮一般，光闪闪的，分外惹人注目。不时有农家的孩子，骑到这“排炮”上面，扯开喉咙在作“炮响”：

“砰！砰砰！”

连知青点的小组长余为频也按捺不住了。一把抓住梁焯的肩膀：“嗨，你搞的什么名堂？”

“哎哟哟，你这一抓，我就得矮三寸了！”梁焯又叫又跳，而后一弓腰，从竹子下边钻过去了，再从对面探出个脑袋，笑咪咪的，说：“名堂么？没什么名堂，实实在在，不几天就知道。只怕你老兄不领情，小心可会把你的蓉蓉给拐走……多么美妙、飘渺，呵，水上的梦，水上的歌声，就从天上来一样……”

如果说黄冠舟是个书呆子，文里文气，那余为频却是个

实打实的实干家，说话没什么弯可绕，他吐了口气，说：

“莫名其妙！你到底招还是不招？”扬了扬拳头。

可拳头一晃过，人却不见了，不知梁焯躲到什么地方。他左右、上下张望，远远，在一株榭树的枝丫上，看到了梁焯那顶白帆布帽子，传来了无师自遁而编的歌，

“往日的美梦不过是晚霞一片，

今天的梦就写在流水上面。

明天，明天，

明天的梦还无处觅见，

流云把她驮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眼泪一串一串……”

听到这支歌，余为频眉头蹙了起来，这位心宽体胖、方脸大眼的后生子，似乎也有了雾霭般的忧愁从心头袅袅升起……不，对于他来说，昨天的梦还不曾过去，他还在奋斗，在忙碌，在挣扎……而梁焯呢，早已视作无稽之谈了——歌子就是这么说的吧。

按理，梁焯的理想色彩比他余为频的强得多。刚下多那一阵，梁焯领着大伙满山乱窜，一忽儿说这里可以搞定向爆破，在云彩间开辟出水汪汪的田来；一忽儿说这里可以筑坝，来个“高峡出平湖”，让天鹅到此梳妆，大雁乐而忘返；一忽儿又说可搞个“花果山”，让他来当美猴王，把日子打发得净喷苹果香味……他也真够异想天开的，有一个月，干了整整三十一天的木匠活，到山口上装了个大风车，说搞风力发电，没料第三天就让过山风给吹散了架；刚来那年的冬天，居然想修一条从深山通往村上的滑道，独自破开竹子去铺卡口，没三天，卡口上的竹子滑道就让木头撞个粉碎……这都是“往日的梦”了。

只不知他今天的梦是怎样的？往日的梦，颇有大智大勇，改天换地的气概——本来，下乡时，老师、领导、工宣队不都是这么渲染的么？这些后生子、大妹子，不都带着英雄主义的气概“缩小三大差别”来到这深山的么？可现在，不是他们改造生活，而是生活改造了他们的梦。本来，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梦改造生活的先例，何况今天呢？

终于，“解梦”的日子到了。

这天，负责当炊事员的吕缨子，一脸锅末灰、一身烟火味、两膝黑土印（这是跪下吹火时弄的），哭丧着脸跑到小组长余为频跟前，揉搓着围布，断断续续地说：

“米……没了，红薯……也快完了，要等到分中稻，还得大半个月，可该怎么办？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梁焯居然打断她的话，嬉皮笑脸地说：“什么……媳妇？你现在就当上谁的媳妇，我可得当光棍了，真没良心，就把我给扔了……我真命苦哇！”

弄得吕缨子哭笑不得，只好骂道：“死没正经，谁答应你了？那你上山守破庙去，我连照片也不给你一张，让你哭影子去……只怕连影子也不跟你……”说起说起，眼却红了，骂不出来，倒赔上了眼泪。

梁焯却跳到了桌子上，大声宣布：“哭什么？我要做一个美梦了！”

他这一叫，把整个知青点五位伢、妹子全吸引来了，黄冠舟近视，这回，却是怕眼睛“听”不见，竟拱到梁焯的桌子边上，迭声追问：“美梦？如今还有什么美梦？都揭不开锅了！”

他身后一个端庄的妹子拉住了他，生怕他把额头撞上了

忠字合——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事：“你性急什么？人家再卖关子，也总归得说出来。”

这一说，没人再追问梁焯了，梁焯也感到没必要耍噱头，便堂而皇之地昂起了头，声称：“我们去秋游！”

真新鲜！历来只有春游，可哪来的秋游呢？亏他想得出来。

黄冠舟顿时泄了气，一屁股坐到桌子边上：“还有这般兴致，肚子里都没东西游了。”

“走哇？”缨子总归是梁焯的“情人”，知道梁焯的心性，总会有鬼名堂的，绝对不会只出两条腿，所以一下子就点到了要害处。

这一问，黄冠舟的眼睛又亮了，忙站了起来：“怎么？”

“你们往外看！”梁焯颇为得意地往外一指。

门口，正对着那黄澄澄的楠竹。此时，夕阳残照，一抹金色的余晖，斜斜地落在上面，反射出一层梦幻般迷人的光圈，世界顿时变得凝重、神奇了。一只喜鹊，正叼了一根小枝，在上面蹦来跳去，“喳喳喳”叫个没完没了。几层火红的樟树叶，轻轻地飘了过来，又把迷人的金光淡为金红……秋风把一股花香送进了知青点内。

黄冠舟瞪大眼睛往门外看去，可他只能见到一片金色的云彩，他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终于，似发现了新大陆地惊叫起来：

“妙！太妙了！妙不可言！竹筏！扎竹筏周游列国，真亏你想得出来！”

“怎么样？我还欠你的鸡么？”梁焯笑了，而后郑重其事地说，“刚来那阵，我们不是满山跑，商议什么兴修水利

的大事么？其实，那都是心血来潮，小知识分子的狂热，过去的美梦！后来，我想，得把它变实在一点……于是，美梦变了，可还是个美梦！我们当时发现，门前的龙溪水，正在我们公社里转了十几个圈，这山流到那山，那山流回到这山——当日是想搞水库，如今不想，就利用这水，扎上竹筏，满公社转去，可以把所有知青点都访问到，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美梦！转到满山红叶时，稻子也黄了，回来再参加秋收，不就又有吃的了么？这一去，既解愁，又能填肚皮，何乐而不为，要孙悟空知道，他准不跟唐僧上西天取经，要跟我们好耍。取什么经，净骗人的玩意，还不如竹筏子漂漂悠悠的实在……老三届的伙计们，这就动手干起来吧！”

说罢，他从桌上跳下来，跑到里间，搬来了木工工具，立即要扎筏子。

缨子却抱住他：“穷快活。竹筏上喝凉水能填肚皮么？能有鱼儿跳到你碗里？……就不怕水上漂尸了。”

“净说丧气话。”梁焯仍喜气盈盈的，“你这人真没法治了，得了伤寒……不，伤感病。秋天了，满山的野果子少得了你？木芙蓉花打蛋汤，你喝胀了肚子还嫌少……正粮嘛，自然有法子，我会耍戏法……”

黄冠舟一下子也趾高气扬了：“堂堂七尺男子汉，还犯得着为一顿饭发愁，出去就有活路……还是赶快准备吧。”

余为频没有作声，只默默地从工具篮里拣出了钳子，走出门外。梁焯喜出望外，追上去问：“你也去？”

“不去就不能一起扎筏子么？”

“哟……那太感激了。不过，我还是热诚地希望、衷心地欢迎你参加我们这次举世闻名、独一无二的壮举！因为你毕竟是我们的头——鸟无头不飞嘛！”梁焯仍是嘻嘻哈哈地